

蜀水浪花

.7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培英

封面设计：梅定开
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

插图：梅定开

尾花：吴嘉林

西 水 浪 花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金牛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6 插页 6 字数127千
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7,300 册

书号：M10140·90 定价：0.75元

前 言

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。在金色的十月，我们从四川涪陵地区土家族、苗族硕果累累的文艺之树上，采撷几颗，奉献于读者面前；并以此为薄礼，祝贺这个地区五个土家族、苗族自治县的成立。

生活在四川秀山、酉阳、黔江、彭水、石柱五个自治县的文学工作者，扎根于兄弟民族的沃土之中，辛勤耕耘、播种、收获。我们汇集的这本册子，一是为了检阅已取得的成绩，一是为了鼓励和扶持，期望民族文艺之花，在这个地区开得更加繁茂、鲜艳。

这本集子里的十七篇小说，大部分选自《乌江》杂志，其余散见于其他文艺期刊。这些作品以饱满的热情，朴实的笔法，生动的语言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；塑造了新人的形象，描绘了民族的风情；生活气息浓郁，富有民族特色。

编 者

目 录

心事.....	陈 川 任光明 (1)
钟声又响了.....	陈 川 任光明 (10)
归家.....	梁安成 (21)
牛老爹和他的女婿.....	陈 川 任光明 (35)
老曼的责任.....	易 光 (50)
相亲.....	龚远政 (62)
老冒笑了.....	吴德洲 (66)
寻宝记.....	王 宽 (71)
变.....	工 地 (89)
疯女人.....	郭定远 (100)
脱毛凤.....	华高云 喻再华 (117)
兵伐黔江.....	西 米 (127)
七月七.....	赵 玲 (135)
祭文.....	孙 茵 (142)
第三者的自述.....	李安娜 (147)
断后又续的日记.....	钟 鸣 (164)
一片冰心在玉壶.....	孙文木 陈 川 (179)

心 事

陈 川（土家族） 任光明（土家族）

我敢说，苦竹盖上再没有比我娘更善良更能干的人了。

她有一双细长的眼睛，总是微微地眯着，显得很温和；嘴唇厚厚的，时常紧紧抿着，间或开口说一两句话，也象猫儿声音一样细声细气的，比不得隔壁邓幺娘，动不动就把双手拦腰一扭，高门大嗓叫嚷，把在阶檐下睡觉的大黄狗嚇得嗷嗷地叫着，夹着尾巴乱窜。

娘是个大忙人，总是脚不停手不住。煮饭、喂猪、缝洗，是她天经地义的份内事（爹和其他大叔大伯一样，对此类事不屑沾边），而上坡干活的时候，她也不会比爹迟半步。夏夜乘凉或冬日烤火，她不是捋上裤腿搓麻线就是埋头一心纳鞋底，把鞋线抽得呜呜直响。我不懂，问她为啥不象爹那样叭着叶子烟，悠悠闲闲地养神？她总是一笑：“都象你爹，我们就莫吃饭了！”

近两年，娘越发闲不住，连我也偷不到懒。每天天才见亮，娘就摇醒我“大娃，快起来！乖！……睡多了，人长不高。去打背猪草，娘给你煮个鸡蛋……”尽管累，但娘却好象越活越年轻：脸盘子上多了些肉，透出以往不曾见到的红润；头发梳得顺，衣服换得勤，哪象前几年，身上又是泥又是汗，唯一的一件单衣换不下身来，露着肩头照样上坡；

整天愁眉苦脸，脸皮焦黄象个老太婆。

娘的善良能干，是大家公认的。苦竹盖那些最爱说长道短的老婆婆，也从不说我娘的坏话，甚至还感叹：世上为啥不多有些这样的媳妇！

但是，谁也料不到，不久前，我娘竟同爹大闹了一场，把整个苦竹盖都惊动了。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是怎样掀起的，只有我才知道。你如果愿意听，又发誓不传出去，我就悄悄给你讲讲吧。

从哪儿说起呢？先说我家的姓。

从我记事起，左邻右舍的大叔大娘们都叫我爹“老缺”或“缺大哥”，我爹也答应得“呃”呀“呃”的。按习惯，人们就冲我娘喊“缺大嫂”。我呢，自然便叫“缺大娃”。记得第一回跨进教室，老师问我叫啥名字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缺大娃！”惹得一个教室哄堂大笑，我想，真是的，爹叫老缺，我叫缺大娃有哪样奇怪的？儿子跟爹两样姓，那才稀奇哩！你说是不？

不过，近来娘叫我总是“大娃”“大娃”的，把“缺”字活活掐掉了。此外，我还发现，当邓么娘大声武气喊“缺大嫂”的时候，娘脸上总是立即罩上一层阴云，笑的样子也显得生硬。有时，娘起劲地做着事时，突然好象想起了什么，会立时心不在焉起来。吃饭时，她也会怔怔地盯着爹，嘴皮动几动，接着是一声叹息。娘有心事，肯定！

有天放学回家，娘正坐在草墩上，手里捏着菜刀，面前堆着还未宰过的猪草，一动不动地出神。

娘在想啥？好奇心驱使我丢了书包，猴在她身旁。

娘搁了刀，淡淡地笑了笑，搂过我的头，替我理理衣领，温和地眯着眼：“大娃，喜欢你爹么？”

我懵住了。

娘又淡淡一笑：“缺牙巴好看么？”

还用说？爹一张嘴就缺牙露缝的，同学们都讥笑我哩。

“叫你爹把缺牙补起才好。”娘瞅着我严肃认真地说。

我终于弄清了娘的心事：嫌爹缺牙巴不中看。

爹的牙巴是怎样缺的？那时我还小，据说在坡上出工时，他与邓么叔“穷欢乐”赌输赢——用牙齿扭扁担，赌注是两个荞粩。邓么叔输不起，伸出手帮嘴的忙，扁担一轮，我爹自然吃了亏。记得爹回来时，蔫头耷脑的，活象被霜打过的白菜；嘴一张，上门牙不见了。大伯大叔们笑他，“老缺”“缺大哥”地乱喊起来，就象喊高个子邓么叔为“晾衣竿”一样。娘和我跟着他沾光，“缺”字从此成了我家公认的姓氏。爹才不在乎呢，大脸盘一皱，有意将缺牙巴展览一回：“缺两颗牙齿值啥？我娃崽都有了，又不另谈婆娘！”

十多年了，娘对爹的缺牙巴从没在意，而现在突然不满起来，竟还为此眉不展，眼不笑。我不懂这是为啥。

娘抚摸着我的头，讲爹以前的牙齿是如何白净，如何整齐，人家又如何羡慕。她微笑着叙说，好象爹的牙齿包藏着几多值得反复讲的故事。

当晚，我做了个梦：爹朝我笑着，牙齿露了出来，白晃晃，齐崭崭，象嵌上去的石榴籽。好神气哟！我醒过来，见板壁还透过灯光。一听，爹娘还在摆龙门阵。

“……抽个空，去城里把牙齿补起嘛，又不是没得钱。”这是娘的声音。

“都三、四十岁了，又不另谈媳妇。只要你莫找我打脱离就行！”爹嘻嘻地笑。

“你就晓得打哈哈！”娘不满地咕哝。我想象得到，她一定是噘着嘴，把脸扭在一边。

爹的脾气就是这样，高兴时哈哈一个接一个，但一来气，却鼓起一对牛眼睛骂：“就你这鼎罐不醒事！”一面重重地拧我的耳朵，痛得我眼泪花花直滚。虽然有时他也变着法儿跟我亲热，我却总和他亲近不起来。只有伙伴们用崇拜的口气，谈论我爹身子壮、力气大，赤手按得住野猪的时候，我心里才略微感到有点骄傲。

“人，哪个不想梳个光光头？”娘声音很低地又说了，“你看隔壁邓家，往日再邈邈不过。现在大人娃崽穿得伸伸抖抖。他邓么叔还买了双皮鞋，亮锃锃的，映得出人影子。赶场天穿上街，人也神气几多！还有对门刘么姑，头一场不是把脸盘上那颗大黑痣取了么？……除了你，哪个不爱乖哟！”

“喏，我女人也爱乖啰！”爹笑了。

娘也爱乖？好新鲜？我直想笑，赶忙用被角捂住嘴。对了，两个月前，她不是给爹带回一条什么纶的裤子？摸起滑溜溜，挺舒服；刀片一样的棱角从裤腰直到裤脚，跟城里人穿的一样。娘还给我买了一件衣服，蓝的，胸前、袖口拴着几道白杠杠。伙伴们羡慕得要死，时不时跑来摸一下。

娘变了，爱乖了，我脑子里转着这稀奇的念头，又渐渐睡去。

大春收后，坝上的表哥带信来，叫爹娘去吃喜酒。爹和娘有意要让坝上人看看苦竹盖人不象以往啦，于是早早的，娘就忙着准备礼物。

我不大懂送礼的规矩，但我发觉那些赶去喝喜酒的人，总是挑了沉甸甸的两箩，箩里不外乎是黄谷、苞谷籽以及豆腐、蔬菜，另外还有一段布——就是大人们常说的“彩”。

“彩”的好孬没定准，有的是阴丹布，好一点的不过是卡其。相比之下，娘这次准备的礼物最体面了：一挑大箩筐，一头是金灿灿的黄谷，面上搁着“彩”——一丈二尺蓝涤卡，光幽幽，亮闪闪；另一头是白生生的豆腐，底下铺着苦竹盖出名的“虎耳瓜”，翠生生的，好象一把就可以捏出水来。

出门那天，娘帮我穿上那件新衣服，一面嘱咐我到表哥屋里莫讨嫌；一面对那面巴掌大的镜子把头发梳得顺溜溜的。接着她穿上一件暗格子新衣，抻了抻，弹了弹，低头左右看，生怕起皱、上灰。爹也刮了胡子，脸盘光生生，又红又亮，精精神神，越显得魁梧、健壮。娘眯起眼瞅着他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端详了好一阵。

“紧看做哪样？又不是我接媳妇。”爹想逗逗笑，不料倒出了丑，一张口把缺牙巴暴露出来了。

娘的脸色立即阴了，眼里透出忧伤，接着是一声我所熟悉的轻微叹息。

在表哥家，爹娘的气派确实不同以往。我们家的“彩”被公认为是最体面的，上面缀着我所不理解的“龙翔凤翥”这四个字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。新郎官，新姑娘“拜客”的时候，爹大大咧咧掏出五十块钱作“打发”。更使爹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。四周围叽叽喳喳的议论随之而起，充满了整个堂屋，什么“好来得起，苦竹盖人硬是不同了！”什么“啧啧，攀到这样富泰的亲戚硬是沾光！”等等，爹好不得意，满面红光，眼睛透出快活与满足。娘也兴奋得微红了

脸，一直抿着嘴笑。我也感到自豪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，是从富裕起来了的苦竹盖上下来的客人！

不过，缺牙巴到底使爹感到了深深的遗憾。他在席上虽然笑眉笑眼地跟客人摆龙门阵，喝酒，但一开口就伸出厚敦敦的巴掌，挡着嘴巴。

邓幺叔眨着眼，讪笑道：“老缺，遮牙捂嘴的做哪样嘞？”

爹马上尴尬地涨红脸，支吾着，赶忙岔开话头。娘的笑模样也不见了，明朗的神色骤然阴郁。她埋怨地膘了爹一眼，扭过头，长时间地一声不响。

月儿出山了，“交亲”也快开始了。

据娘说：“交亲”是娶媳妇必不可少的仪式，就是在闹房之前，在新房里另办一席酒菜，送亲客和婆家的“代表”坐在一起彼此寒暄一番——送亲客们谦恭地交话：“我们家教不严，姑娘不醒事，今后请你们多关照。”婆家这方则如法应承：“快莫这么说哟！开了亲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况她‘在行’得很，又勤快，亏了你们老辈子的教育……”如此等等。婆家出面的人是要精心挑选，进行严格的“资格审查”的：一要骨脉亲，二要老辈子，三要有体面，四要会说话，否则要遭送亲客们耻笑一辈子。因此，不管哪个能当选婆家这方的“代表”，都是一种天大的荣耀。人一辈子，能碰到几回呢？娘这样说。

爹这时踏着月色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。娘坐在院坝边的石墩上，不声不响地望着远处。他们可能在想“交亲”时该说些啥子话，才能讨送亲客欢喜，不失表哥家的体面。他们有把握当选。我暗地照娘说的那几个条件比较一下，觉得

爹和娘确实配得上那份荣耀。

可是，出乎意料，“交亲”结束了，爹娘才晓得音讯。表哥家的大伯说出了令人气愤的话：我爹缺着牙巴，送亲客面前不好看，怕被他们耻笑——“这家硬是孬，连个整齐的人都找不出，竟弄个缺牙巴来陪我们。嗨！……”

爹立眉竖眼，牙齿磨得咯咯响，直嚷要走。娘更伤心，失望得痴呆了；眼睛眯得更细，茫然地呆望着迷濛寂静的田湾；眼角渗出了泪珠，一串串滴落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牵起衣角拭拭泪，声音打着颤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不怕大姐伤心？她孤儿寡母的，拖到今天不容易……你不给她争光，倒还踩翘子，忍心么？”说着又啜泣起来。

我们终于没走。第二天吃了新姑娘亲手做的送客饭，才离开表哥家。大娘和表哥送我们到地坝坎，吞吞吐吐地道歉。路上，爹娘谁也不吭声，把嘴闭得死死的，好象都成了哑巴。我真不明白，爹的门牙没了这么多年，并没有人在意，而现在竟显得这么重要——娘为它忧愁，觉得矮人一截；爹为它连“体面人”都算不上；我呢，一切新鲜，骄傲、荣耀，也因此而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了。

回家没两天，这事就传开了。邓幺娘幸灾乐祸地逢人便说，仿佛我爹丢尽了苦竹盖的脸皮。

“好哇，欺负到我名下来了！”爹正没处出气，吼一声，冲到院坝，捞袖扎裤地朝邓幺娘屋喊：“姓邓的，出来！”

哼，邓幺娘再凶，功夫也只在嘴皮上。她陪着笑脸出现在阶檐口：“哟，缺大哥，有哪样事要我帮忙？”

“莫嬉皮笑脸的，没哪个和你比牙齿白！你说，哪个要

放我的烂言语？”爹怒气冲冲的。

邓幺娘双手一合，笑弯了腰：“缺大哥，发火做哪样？……你下细默默，我哪点说走展了？”

爹轮着眼珠，喉咙象遭苞谷芯堵住了。

娘快步抢出来，勉强笑着：“幺嫂莫见气，你晓得他的烂脾气。”

“我见哪门气哟！”邓幺娘笑嘻嘻的，“缺大嫂，你莫攒狠了，该用的钱还是要用！……听说场镇上来了专门镶牙齿的，生意兴隆哩！”

娘的脸抽搐一下。我知道，她受了冤枉。

爹被娘拖进了屋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气呼呼地抽烟。娘软软地靠着灶台，眉毛皱成一堆，泪蒙蒙的眼睛直瞅着爹：“下场就去补牙，这气哪个受得了？好像是我舍不得那几个钱。”

爹不吭声。娘又说：“现在不是以往了！你看邓家……”

提起邓家，爹火冒八丈高，把烟杆一摔，“不补照样吃饭穿衣，老子肯信比邓老幺孬好多！”

娘嚇得闭了嘴，把脸扭向一边。好一会，她咽了口口水，“人家老缺老缺的喊，好听么？人，都有张皮呀。在姐姐屋，你……”还没说完话，转头看见了爹的模样，忙把后面的话吞了下去。

爹早就站了起来，眼睛溜溜圆，牙齿咬了又咬。他死死地瞪着眼。冷笑：“嗨；嫌我丑？扫了你面子？……你乖，就莫在我屋，滚？”爹吼起来。

娘愣了片刻，猛地捧住脸，哭了。一会，她一边揩泪，一边奔进歇房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滚就滚。跟了你十几年，哪

得伸抖过一天？你还拿人当出气筒……走，大娃，我们走。”

我和娘出门时，爹象树桩桩一样呆呆地立着、茫然地瞪着娘。我揣摩，他吼我娘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：以为还和以往一样，娘哭一阵以后，自然又会忙着煮饭，喂猪。

……

半个月后的一天，爹第三次来到外婆家，请我们两娘母回去。他站在堂屋门口，不自然地咧开了嘴，呃？哪点不同啦？哦，门牙镶上了，白晃晃，齐崭崭，果然象嵌上去的石榴籽。

“嘿嘿”——爹朝我眨着眼睛笑了。看来，爹没有我娘是不行的，要不，他为啥只硬气了半个月，就顺从了娘的意愿？

娘睁大眼睛，呆呆地看着爹。突然，她返身跑进屋。

爹嚇慌了，忙低声下气地对我说：“大娃，去看看你娘又啷个啦？爹……接你们回去。”

我同情爹了，答应着跟进屋去。娘斜坐在床沿，正在偷偷笑呢！这是半点不掺假的笑，这样甜。我记事以来，从没见娘这样笑过。她将我拉进怀，下巴在我头上蹭来蹭去，咯咯笑出了声……

风波就这样平息了，娘的心事也自然了结了。尽管邓幺娘仍是喊缺大嫂，娘回答却不象以往那样勉强，而是送去一个抿笑。人家要这么喊，能封住她的嘴么？

不晓得娘还会不会产生新的忧愁，有第二件心事呢？如果有，我一定悄悄告诉你。不过，你要保守秘密，不然叫我爹听到了风声，又要拧我耳朵，那可痛得很哩！

钟声又响了

陈 川（土家族） 任光明（土家族）

干部难当！尤其是在眼下的苦竹盖。

大队支书许满昌，虽然山羊胡已经花白，背也驼了，却习惯于热闹的场所。前几年，来要救济、补助的人穿梭不停，诉苦哀告歪缠，抹眼泪水的也不乏其人，搅得他头昏。然而他却有一种充实感。眼下，这种人几乎绝了迹，他的门前冷落得可以罗雀了。他不免惶惑，又生一点凄凉。

“包产到了户，未必我就成了梁山泊的军师——吴（无）用啦？”许满昌心想，心底袭进一丝寒气，感到身上乏力，衰弱了许多，多年的哮喘病也似乎越加严重了。

今年夏旱，苦竹盖却奇迹般地迎来了一个丰收的秋天，据小道消息，那些田土还没包到户的地方，几乎都是减产，以前不是常说，靠“一大二公”才能够战胜一切灾害吗？为什么今天的现实却相反？他亲眼看到，旱得最凶的那几天，天才麻麻亮，山沟脚，泉洞边，已是人影纷乱，嘈杂不休，惊起了宿鸟。大人挑，细娃端，一桶一盆，浸润着一块块土，一丘丘田。尽管为水或其它情况发生过争吵，还差点抡动扁担，但毕竟赢得了今天的丰收。

这天，许满昌正躺在凉椅上默心事，二队的黄二嫂畏畏缩缩地挨进了门槛。她那长条形的头上缠着白头帕，脸皮黄

蜡蜡的；眉头紧皱，眼神冷漠凄凉；满是汗渍泥点的衣服辨不出色，肩部绽了线，露出瘦骨棱棱的肩膀。背上，用布带缠着一个骨碌着大眼的细娃。——这类寒惨、辛劳的妇女形象，前几年的苦竹盖触目皆是，而今天，却那样的刺眼。要不，为啥许满昌会这样吃惊，显出一副可笑的、茫然的神情？

“黄二嫂，快坐！你还有闲空来耍。”许满昌的老伴打着招呼，把条凳揩了揩，“这向我们屋象闹了鬼，人们都怕来罗，这板凳都上了一拊厚的灰罗！”其实，板凳擦得透亮，照得起人影子，老婆子不过是无话找话说罢了。不然，为什么人们都戏谑地称她为“打卦婆婆”呢？按苦竹盖的方言含义，打卦者，话多也。

黄二嫂礼貌地挤出一丝笑，坐下来，重重叹口气。

“唉吔！你家黄毛弟的眼睛好大哟，机灵灵的，硬和他老汉不走样，呃！你叹哪门子气？苦竹盖上哪个不是笑眉笑眼的？”莫看打卦婆婆身子矮小，瘦巴巴的，可肚里装的话不少哩。

“你有啥子事？”许满昌卷着叶子烟问。

“大表公！”苦竹盖人习惯于用娃儿的口气来称呼人，黄二嫂自然不例外，“没难事，我敢耽搁活路来麻烦大表公么？大表公晓得，我家大春欠收，孤儿寡母的，明年的日子怎么过呀。”说着，泪珠在她眼里打起旋来。

打卦婆婆又开了口，“唉，死了男人硬是苦，犁田耕田你不会，挑粪上山奈不何，拖着一大堆葫芦疙瘩，要办好那几挑田，唉……”

瞅着黄二嫂，许满昌心里也不是个滋味。近来他虽然少

管事，但黄二嫂的处境还是风闻一些。男人当过几天队长，性子凶，得罪了左邻右舍。前年死在县里水库工地上，甩给她三个细娃。包产到户时，正是插秧时候。她陪着笑脸，磨破了嘴唇，借农具，请帮忙，等她好歹把秧子插下去时，足足晏了半月。

“你找我，我又有啥办法呢。”许满昌叹口气。在订的合同上，规定除应交的公粮、统购外，人平集体提留三十斤粮食，用于大小队干部、困难户、五保户、军烈属、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的补助。现在，公粮统购都已完成，就是集体提留粮食没有收到一颗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状况呢？许满昌百思不得其解。

黄二嫂走了。可她临走时那哀哀的“我不找你，又去找哪个呀”的声音，和她那几乎绝望的眼神，搅乱了许满昌本来就不平静的心绪，使他发出一声声长吁短叹。打卦婆婆也嘟哝道：“怪可怜的……”

说是没法，可许满昌到底没忘自己的身份。趁赶场，他找到公社书记，却只讨得一句话：“自行解决。”

赶罢场，他买了几样小东西，在山路上慢慢行走着。他喘得厉害，不停地咳咳吐吐，背勾得更低。

从土改起，他就当了农会主席，入了党，又当了十几年的支书。他性子温和、本分，从不搞歪门邪道。生产搞不上去，他惭愧、痛心。在大队各种会议上，他常常沉痛地说：

“苦竹盖和大寨同是一个天，同是一个地，同是一个太阳照，同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，我们的生产硬是搞不好，关键在我这个班长。我——我对不起大家！”社员们看着他要哭不哭的痛心模样，既同情，又好笑：“你有多宽的肩膀。啥错误

都挽了？”这时，二队的哈哈老汉自然要插上一句：“支书是带头人，认错也要带头嘛！”

包产到了户，他惶惑，惊叹。这不是走回头路吗？然而，当年年吃救济、返销才能度日的苦竹盖，如今庄稼青郁粗壮，逐渐黄熟起来，人们额际的皱疙瘩也在慢慢抹浅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承认：这法灵！

可是，包产到户也并非地摊上出售的“有病治病，无病延寿”的万灵丹，与喜悦同时生长的也有纷忧和忧愁：为争牛、抢水，以及田边地角的使用权等吵架角犟的事多了，集体的利益被看轻了，还有象黄二嫂这样的麻烦！

唉！许满昌心里直窝火，又想起了刚才在场上的事——挤得似乎要爆裂的乡场上，许满昌看见邻队的大队长老张提个大竹篮，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搜罗鸡蛋，他一忽儿在声讨价还价，一忽儿又在畅快地大笑。

“老张，买那么多蛋干啥？”许满昌截住问。

“哦，老许，好久不见了。”老张满面红光，口粗气壮，见人们拥挤过来，连忙把半篮鸡蛋举在头顶，急喊：“慢点！轻点！莫讨赔价哟！”

他俩寻了个小酒馆，要来两盘烧腊，边饮边谈。老张说：“干部没当头，费力不讨好，还遭人戳背脊骨。我受不了这背时气！不干了！哼，我做点小生意，随便也比当干部强。”这鸡蛋是啥价？六分。可城里是一角！我一场收千把个蛋不成问题，拿进城一卖，就是四十块啊，轻轻松松挣公社书记一个月的工资，哈哈……。”

许满昌愣痴痴地看着老张大大咧咧抽出一张五元券，往油腻腻的柜台一扔的样子，心里品不出是酸是涩……